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wearing a red qipao, is the central figure.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warm yellow with hints of a rainbow in the upper left and red blossoms on the right. The title '賣身姑娘'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blue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彩虹之恋

台湾

金萱

賣身姑娘

44.54

JX

彩虹之恋系列

卖身姑娘

台湾 金萱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白 丁

彩虹之恋系列 卖身姑娘
(台湾)金萱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宁夏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30,0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227-01295-6/I·468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
台湾·金萱
♥

苏州城郊外，一条两旁长着人高的杂草，又偏僻人稀的官道上，一匹骏马正竭力的奔驰着，马背上的骑士，微蹙剑眉的回头望着追赶而至的乌云。

看着又较刚才接近了几分的乌云，骑士俯身的马耳朵旁低声几句，马儿仿佛知道主人的心意，原本已如疾风的奔速，硬是又加快了几分，四支黑蹄恍若不沾地的凌空飞驰着。而马背上的骑士，在马儿如此的速度下，犹能不靠任何僵绳马鞍的辅助，稳如泰山的坐在马背上，人与马儿，犹如心灵相交的合为一体。

卖身姑娘



这样的骑术、这样的马儿，饶是见多识广的马贩见着了，都会忍不住竖起指姆，赞上一句，“好骑术！好马儿！”

要是他们再看清楚这匹浑身通红，却独独四支马蹄墨黑的通灵宝马，他们可能要更惊讶的倒拍一口气了，因为全中原——甚至可能包括了异域的天竺和大食，除了“追风之外，尚找不出第二匹具有如此神骏风采的大漠烈



马。

而马背上的骑士，不消说，铁定是“追风”的主人——薛子风。因为除了他，目前尚没有人有那个能耐，能骑上“追风”的马背。

大漠烈马，群居于中国西北之大漠，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烈马”，当然不只是因为它们全身通红，更因为它们的性烈。

白天炎热，夜晚酷寒的大漠，为了适应它们所居住环境的严厉考验，据说大漠烈马耐悍、脚力快、奔速如风、通灵性，可以不吃不喝的奔上千里，直到主人喊停——或是力竭而亡。

上天造就了个性如此尽忠的一种马，当然也给予它们不同于一般凡马的脾气。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主人，除了当初折服它的主人外，它们宁愿自己蹦跳脱力而亡，也不让其他的人上它的马背。

如此性烈的一种马，而“追风”是它们的领头的马儿，当然比一般大漠烈马速度更快、更通灵、更性烈，当然也更出名！但是比起它马背上的主人，它的风头就要弱上许多了。

因为历代以来，甚至诸侯将相，都没有一家能够像薛家这样，生活多彩多姿，却又神秘万分的。

江南苏州城内的薛府，大概是天下首富了。



用“大概”，是因为薛府的行事一向低调，不会成天有事没事的就嚷嚷他们的财富有多少，所以外人无从得知他们究竟有多富有。

♥
台
湾
·
金
董
♥

但是依据薛家事业、分馆偏布全中原，而且远及大食天竺等蛮夷，并且依上门的顾客天天如潮的数量来判断——如果薛家人不愿自称是天下首富，那大抵也没有人敢好意思的坐上这个位子。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算一算，薛家“发”到这一代，也正好是第三代，所有好事者，莫不瞪大了眼睛，等着看薛家三个吃着金汤匙出生的子女，如何像其他富豪人家一样，挥霍他们薛家几代好不容易累积下来的庞大祖产，败坏他们家一向自称清俭的门风。

不过不知道薛家是确实祖德积了不少，还是老天爷太厚爱他们了，薛家的两个儿子，至今二十五、六，依旧是人中龙凤，花街柳巷少见他们的踪影，倒是常听到他们帮他们的老爹，又多开了哪一条贸易线，还是在哪儿收购了哪家的饭馆茶楼。前一阵子，听说薛家“滞销”的女儿，突然在去年年底，跌破了全苏州城专家的膝盖，嫁给了当今最炙手可热的黄金单身汉——威远侯范仲文。

卖
身
姑
娘



薛家“发”到了这种地步，这……这……这还有天理”还有公理？还有道理吗？当然没有！



其实一切的光鲜，全都是摆给外人看的，薛府内部啊

——早就鸡飞狗跳喽！

自从薛家的宝贝女儿去年出嫁后，眼尖的人就会发现，当年带商队到大食、天竺贸易的薛家二少爷，今年难得的都待在府里头呢！

唉！想到这事，连薛子风自己本人都要叹气。眼看今年商队都出发几队了，可怜他人还卡在家里头，动弹不得。

这怪来怪去，都要怪他爹，单单只爱他娘一人，也不会娶一些什么厉害的宠妾啦、爱妾的，回来跟他娘争宠。害他娘少了危机意识，平日无聊之余，只好以捉弄他们几个晚辈为乐。

以前家里还有个跟娘相同性子的妹妹可以陪娘斗，他远避异域，只偶尔回来“隔岸观虎斗”，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稳，现在可好了，玉缘远嫁，他老哥一见苗头不对，早就拔腿“闪人”，只剩下他这支呆头鹅，呆呆的被扣在家里，受他娘的凌虐。

提起他娘，外人都只见到他娘娇柔绝美、弱不盈风的外貌，说出来谁相信，这样一个看似“娇、小、柔、弱”的小女子，促狭心一起，恐怕连阎王都会被整得跪地求饶呢！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地埋太好，不仅是他娘，连他妹、表妹、姨娘等，举凡是他家的“女”眷，都是外表一

♥
台
湾
·
金
董
♥



会骗人的！

就是太清楚女人的“心口不一”，因此，造成了他对女人深怀戒心。所以尽管凭他俊挺的外貌和显赫的家世，有不少的女子青睐于他，他还是宁愿长年带着商队，走一般人都嫌艰苦的线路，和男人及马匹为伍——至少他半夜可以安心的睡觉，而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自己成了别人“无聊”之余的牺牲品。

♥
台
湾
·
金
董
♥

难得今日有几个朋友相邀，能让他暂时有藉口脱离他娘的魔掌，享受几口自由的空气，结果几个人话题一聊开，辩得忘了时间，等到窗外天色发暗，乌云密布，他才猛然记起，他那“落跑”的大哥今天回来，他答应他娘今晚要回去吃饭，所以此刻他才必须冒着被雨淋成“落汤鸡”的险，崔“追风”疾赶回城。

一心希望能在大雨追上来前赶回苏州城，又估算这条官道平时偏僻无人，子风才千百年来，允得一次的纵马，让“追风”在官道上疾驰。官道两旁人高丛生的杂草，阻碍了前方大半的视线，也因此当官道转个弯，子风见到官道中央愣站着一位子妇时，“追风”飞快的疾势，已无法立时停止。

卖
身
姑
娘



电光石火的一刻，子风咬牙，别无选择的信任“追风”的能力，双腿夹紧“追风”的马腹，“追风也和主人心意相通的加紧速度，在撞上女子的最后一秒，抬腿提臂，在一



声惊呼中，凌空越过女子的头上，落在官道的另一头。

一制止“追风”的冲势，子风立刻翻身下马，奔回女子的身旁。不知道是因为被“追风”踢伤了，还是害怕过度，女子正瘫倒在官道的中央，手中的木盆翻倒在一旁，桶内的主服凌乱的散落一地。

子风内疚的扶起女子，内心懊恼自己的莽撞，为了贪图一时的便利，罔顾其他人的安全，竟然让“追风”在官道上奔驰。自己惹事事小，如果手中轻盈瘦弱的女子真被“追风”给踢中了，就算不死，恐怕也会留下难以弥补的伤势，那他就难以心安。

♥
台湾·金萱
♥

轻轻拂开女子脸上的青丝，一张脏污不掩清秀的脸庞映入他的眼中，对看过各地佳丽及貌美佳人的薛子风而言，这样清瘦的一张脸，应是归属于平凡得令他难以多看一眼之类，但是女子浑身纤弱伤怀的气质，仍然让薛子风心底涌上一阵怜惜。

卖身姑娘

虽然家中的女人早教会他，女人娇弱的外表都是骗人的，但生平头一次，他真心的希望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宁愿自己当傻瓜受骗，也不希望她真像她外表所表现出来的，一副纤细的肩膀，却艰难的扛着一片天！

女子低弱柔声轻吟，乌黑的睫毛恍若不胜负荷的轻眨，在数次的眨动，终于艰难的欣开时，薛子风发现自己望入一双忧郁的瞳仁中。



而自己的心，也教那双清瞳黑眸所揪紧。

活了二十多年，他第一次亲身体会“一见钟情”的含意为何！”

♥
台
湾
·
金
萱
♥

值到此刻，子风才了解，为什么在别的老爷、员外，纳进他们第十一、十二个妾时，他爹还能只守着他娘，而不起异心。

男人如果拥有了他真心想要的女子，剩下的庸脂俗粉，也就不值得一晒了。



苏玢月吃力的睁开眼，脑海中立刻浮起昏倒前发生的事，惊恐的眼却对上一对黑沉沉、安慰人心的黑眸。安抚人心的眸光、坚毅的胸膛，似乎像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让她有能倚靠其中的错觉。

卖
身
姑
娘

头顶的乌云追赶而至，雷神示威的鼓声，震醒了底下一对痴迷互望的男女。



“啊——”玢月惊呼一声，惊醒的发现自己正不合礼教的躺在一名陌生男子的怀中，她惊慌的撑直身子，急着拉开两人的距离。



子风也警觉自己的行为太冒失，盯视的眼光，像是城中那些平日下流，仗着家里有几文钱，整日专门调戏妇女

为乐的纨绔子弟。

看着对方的手脚慌乱，薛子风想伸手扶她，又担心对方误会，只有红着脸，手足无措的看着对方艰难的站直身子。

“对不起，姑娘，是在下太放肆了，纵马在官道狂奔，累姑娘受伤了。”

“公子切勿太过自责，玠月也有错……哦！”玠月移动一直身体，却因左脚踝传来一阵剧痛而轻喊出声，连身体也站不住的颓倒下滑。

“姑娘！”子风慌忙的扶住玠月的身体，“你的脚……”

“多谢公子，我的脚是……”一抬眼，看到子风真心的关怀的眼神，玠月咬着下唇，忽然不愿意把真相告诉他。

就这一次就好了！老天爷，就让她欺瞒这一次就好，反正往后他们可能也再无机会相见，他也不会得知实情。

说不出来为什么，但她就是不要眼前那双黑眸，像其他知道实情的人一样，转变为同情或嫌恶。

她吞下口里的话，改口说道：“可能是慌忙中不小心扭到，不碍事的。”心虚的避开那双关切的眼睛，玠月吃力的蹲下身，收拾地上原已洗净，此刻又已弄脏的衣物。

子风也蹲下身帮忙捡，一双眼却不舍的偷望着她忍痛的紧咬下唇。

♥
台
湾
·
金
萱
♥

卖
身
姑
娘

当所有的衣物都捡回盆内，子风端着木盆起身，玢月忍着脚踝传来的阵阵抽痛，咬牙的站直身子，她伸手想接过盆子，才发现对力高度的责任心，无意让这件事如此轻易的过去。



台湾

· 金

萱



子风紧捉着盆子，不肯放手。

“姑娘，是在下的错，让在下送你进城，让大夫诊治你的脚伤。”子风心疼的看着她强忍着脚痛，将下唇咬得毫无血色。一对清波亮闪的瞳眸，眉宇间的轻纹，似乎盛满了天地间所有的忧愁。

他的关心，只让玢月更内疚。

“谢谢公子的关习，玢月的脚不碍事的。请公子把木盆还给玢月，公子再不走，恐怕待会儿会被将落的大雨给淋湿了。”

像是应合她的话，豆大的雨珠随即滴下，雨滴大得打得人肌肤生疼，而且墨黑的天空，也宣告着将紧随其后狂泄的雨势。

薛子风沮丧的了解，眼前心怡的姑娘虽然外形盈弱，却也有一副坚决的个性，而且——急于摆脱他！

如果再坚持下去，即将倾盆而下的大雨，淋湿了自己不打紧，他担心对方娇盈的身子，会撑不过一场风寒。



玢月对子风形溢于外的关切，只是更黯然的低头。微微偏侧身子，将受伤的脚踝更藏向后面。

卖身姑娘



无奈对方的拒绝，子风解下身上的披风，手一抖，将披风披在玢月的肩上。

玢月惊愕地一抬头，“公子，这……”她作势想褪下披风，子风却止住她。

“姑娘，如果你仍坚持不去看大夫，至少请收下这披风遮雨，让在下略表歉意。”

玢月犹豫了半晌，才轻轻点头，收下披风。

子风放松的吐口气，他发现一旦面对感情的事，却使只是一件小小的事，也都足以令一向自认豪爽的他，紧张的闭气。

他小时候面对夫子，也没有这么紧张、担忧过。

事实上，在他二十多年的生涯中，从没有心情如同此刻般，既喜、又忧，既紧张、又害怕。

“姑娘，如果方便，不如我送几贴药到府上，你的脚伤如不医好，成了痼疾，将来恐怕有碍于行走……”子风迟疑的提出建议，不愿就此失去她的踪影。

侧过身，玢月假装没见到他的担忧，狠心拒绝他的提议。“玢月的伤，公子不用挂在心上，家陋不及待客，玢月谢过公子的好意。”

无视于他的好意，玢月微一福身，转身微跛的走进官道旁，密林内的小径。

走了几步，终不敌背后灼热的凝视而回头。倾泄的雨

♥
台
湾
·
金
萱
♥

卖
身
姑
娘



幕，像一匹实质的布帘，阻隔了两个世界。那个看似孤独落寞，遭遗弃的身影，揪痛了她的心，但是她随即又嘲笑自己的痴想，她点点头，毅然地转过头去，一跛一跛的没就密林里。



台湾

金

萱



薛子风！薛家的二少爷，莫怪有如此坚毅的眼神、峻杰的气度。

玢月柔荑轻抚披风内里的绣字，脸上却带着一抹苦笑。

她知道那日自己的态度很失礼，只是不想欺骗自己啊！欺骗自己这样一个浩然风采的男子，对她这个貌如苦苏、又带有残疾的女子，除了内疚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心思啊！

卖身姑娘

她已经看透了自己的一生，或许这一辈子她就留在这阵家，当个免费的女庸，孤老以终，也或许是被姨爹卖给另一个残疾男子，为他延续后代，然后以夫为天的伺候他一辈子。



这就是她的命啊！当爹娘相继过世，当她断着一支脚醒来，当她含泪葬了爹亲时，她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好了，不该再妄想其他的。



再多时，是她奢想不起的梦，想多了，只是更折腾自己的心。

爹娘相继过逝，投靠陈家的这些日子以来，她学到的一件事，不想让自己失望伤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燃起希望！

不让薛子风来陈家，不想让他发现自己寄人篱下，不想他知道，她的腿不是一时的扭伤，而是永远的残跛！不想看他那双清黑的眼眸，浮出同情、继而嫌恶，不想那原有的一丝丝好感，在姨爹狮子大开口的要求赔偿时，转变为彻底的厌恶。

就让她的心底留有一个美好的身影，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在漆黑的夜里温暖自己。知道一生中，也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显露微笑、温柔的关切过她。

若是七年前，那辆马车没翻复……若是爹娘还在……若是她的脚没……

有太多太多的若是，事实是马车翻复了、爹娘过世了，而她——将成为终生的瘸子！这是老天爷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阿月！”饭罄没饭了，你还给我窝在房里干会么？！”
房外突然暴响一声粗哑的吼声。

一听到姨爹的声音，玢月吓得紧张的将披风抱紧在胸口。



“是，姨爹，我这就出来煮。”

环顾窄小的房间，不行，她一定得把披风藏好。如果让姨爹知道了这件事，他定会到薛家向薛少爷狮子大开口的。

小心的将披风藏在衣柜的最底层，玢月才快步的走出房间。



玢月一出房间，看到姨爹心情不好的坐在桌边喝酒，立刻警觉的低着头，想尽量不引起注意的走到后头灶房。

姨爹今日会那么早回来，而没有赌到入夜初更，铁定是今天的手气特别差，手上的银子全输光了。

每回这时候，姨爹的脾气就特别暴躁，如果稍有事情不顺他的意，他总拿她出气，有时候是一顿骂，有时候，则是逃不了一顿打。

尽管玢月已经很小心了，还是引起陈大富的注意。在她快走到屋后的灶房时，被他喊住。

“站住！”陈大富放下酒杯，施施然的踱到玢月的前面。

而玢月则一迳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脸上没有任何

卖身姑娘



表情。

他没事找砸的绕着玢月看。“你这死丫头，你摆的那是什么表情？不甘愿哪？叫你煮顿饭，觉得委屈你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男人在外头，一天到晚的忙着挣口饭给你们这些女人家吃，那你们呢？一天到晚的闲着没事做，不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就只知道躲在房里头！怎么？叫你做顿饭就这么不甘愿？”

她闲？玢月差点笑出来。

天未亮就起来生火做早饭，然后喂食后山一大群的鸡鸭畜牲，还得赶回来做午饭。空闲的时候，还得绣姨娘引回来贴补家用的手帕丝巾。下午得弄后院的菜园，及到溪边洗一家子的衣物，做完晚饭，她还没得空，还得劈材、挑水。

如果动作快点，她一天或许可以睡上两上时辰，如果动作慢了些，除了遭姨娘骂，事情还是得照作，这样子叫她闲着没事做？

而他们男人则忙着把微薄的祖产变卖，把她辛苦赚来的几两银子赌输在牌桌上！是呀，玢月讽刺的想着，他们可真“忙”！

见玢月一迳低头不语，陈大富恼火的猛力推了她一把。

“真是块木头！就说你是个煞星，克死自己的爹娘来

♥ 台湾 · 金 董 ♥

卖身姑娘

